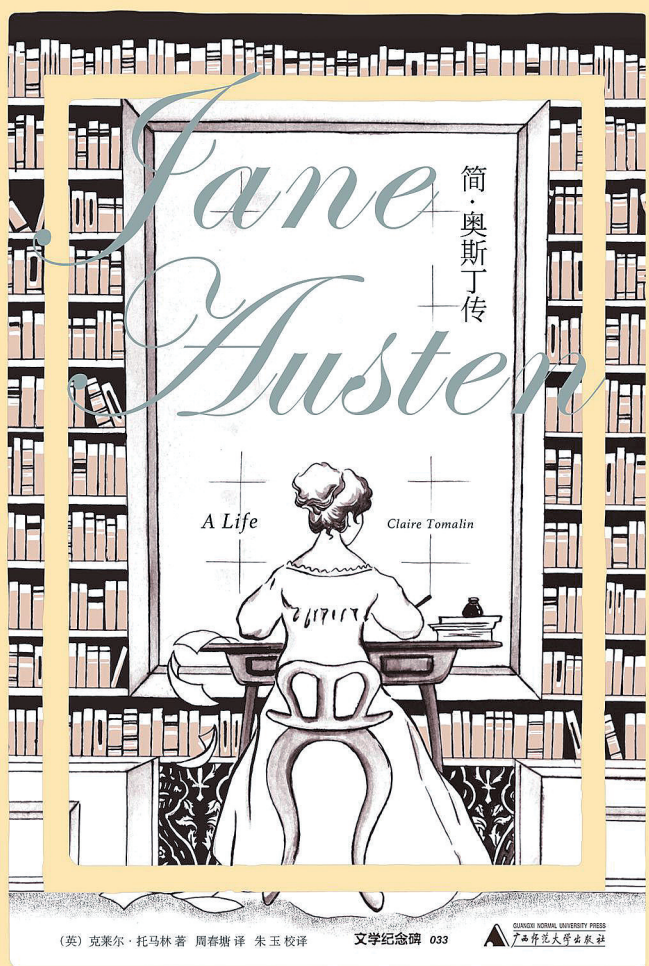




所有人都是被家庭塑造的

林颐



《简·奥斯丁传》

作者: [英] 克莱尔·托马林
译者: 周春塘 / 朱玉 校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年5月
ISBN: 9787559822932

简·奥斯丁的传记很多,有些是线性梳理,有些是文学批评,主题与角度各异,但对于这位擅长描写家庭生活的女作家,从根本上说,“家庭与养育”是一切的出发点。

这正是英国传记作家克莱尔·托马林撰写的《简·奥斯丁传》的核心主题,这部传记把“家庭和养育”作为奥斯丁成长和生活的关键要素。托马林写过很多英国经典作家传记,比如托马斯·哈代、狄更斯等,并得过一些传记文学类奖项,她的作品叙事流畅而落笔审慎。

该书从英国汉普郡索尔伯恩村冬日风光起笔。1775年12月16日,简·奥斯丁出生在当地一户乡绅家庭。那年,简的父亲奥斯丁先生44岁,简是这户人家8个孩子里降生的第7个。这意味着,简不大可能受到父母的重视,后来,她的小说很少出现亲密的母女关系,兄弟姐妹的相处情谊更加重要,比如《傲慢与偏见》里描写的吉英与伊丽莎白,实际上就是简与二姐卡桑德拉的映射。她俩是一辈子的好姐妹,也是闺蜜和知交。

牧师住宅虽然简陋但很宽敞,简·奥斯丁人生的前25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公馆一度办成了小学校,住满了适龄男童,热热闹闹,在男孩群里长大的简·奥斯丁有点像她的作品《诺桑觉寺》里的凯瑟琳·莫兰德,宁愿玩板球和棒球,而不玩洋娃娃。简·奥斯丁遵循习俗又突破常规,如同她小说里那些聪慧的女主角,风趣幽默,善解人意,拥有一些学识,观察他人的能力和追求自我完善的人格。

简·奥斯丁能成为作家,还有一个要素,那就是全家人都爱读小说。当时,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刚刚萌芽,但一出来就生机勃勃,它呈现活生生的现实,涵盖家庭、爱情、生与死、狗血与激情、白日梦与理想等人类几乎所有的想象。奥斯丁家的读书品位不算特别好,大多是通俗的,甚至蹩脚的小说,但简拥有敏锐的直觉以做出恰当的扬弃和吸收,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相互之

间的欣赏和互为读者拥趸的氛围,让这项爱好最终发展成为了一生的职业。

作者说,简·奥斯丁居家生活就是读书、写作和幻想,而户外则置身于邻居群中,她进入另一片天地,充满惊奇和戏剧性。奥斯丁一家栖居的英国乡村社区,与亲戚、邻居的交往,庄园的格局、小贵族的礼仪、有身份的妇女和穷苦的孩子、舞会和节庆、游戏和民俗、宗教信仰等,这些丰富的素材库供给简敏感心灵很多写作的需求。她在20多岁就写出了《傲慢与偏见》等作品初稿,虽然时隔十几年才得以出版,不过很快就得到了关注,她所获得的上层贵族如摄政王的资助和青睐,说明小说家这个群体是受尊重的,并不孤独,相当荣耀。

传记重点讲述了简的表姐伊莱扎和她的母亲汉考克太太不寻常的经历,仿佛一条平行线贯穿在简的生活里。她们的印度背景、殖民地风情、她们夫君的统治者身份和企业创业的甘苦成败以及后来在法国大革命里殒命断头台的这些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很早就激发了简的想象力,并使她思考女性、金钱与婚姻的位置。有些批评家诟病简·奥斯丁不怎么关心时事,似乎看不到正在发生的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在那个时代,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的边缘,但奥斯丁借助创作把自己的看法隐晦地融入了小说人物的对白、思想和行为里。更何况,简·奥斯丁的所有小说都充满了英格兰社会生活的细节,以其独特的能力保存了时代的风貌。

“让别的文人墨客去描写罪恶与不幸吧。”简·奥斯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里说道。与其高谈阔论不了解的东西,还不如明智地写好“小世界”。世界可以是小的,但人类的心灵是广阔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家庭塑造的,一切文学作品归根到底都在写家庭,对这种普遍现象的极致描写正是简·奥斯丁的永恒魅力,也启发我们思索我们的家庭与养育。

看书犹胜看花

潘玉毅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曾看书了,心里隐隐地有些惶恐,害怕自己与那些爱读书、勤读书的人之间的差距又拉大了许多。

难道不是吗?我在上网的时候他们在读书,我在洗碗的时候他们在读书,我在发呆的时候他们也在读书……日积月累,我们之间的差距会从一本书两本书到十本书二十本书,再到一百本书两百本书。时光越走越远,差距越来越大,直至无法企及。每每想至此,我便不由得汗涔涔而下。

我从不讳言自己对于书的喜爱,也总在计划着下一阶段能读一些书。对我来说,只要是书,天文地理,正史野史,什么都好,然而每天加班回到家,等忙完家务发现时间已经很晚。想熬一会儿夜,可第二天还有新的工作和任务,再者,随着年岁的渐长,熬夜于我也变得越来越难了。我一直在害怕,害怕自己因为没有读书,有一天变得言语无味、惹人讨厌。

也正因此,哪怕行程很紧,外出途中我也会在包里带上几本书。其实心里明白,即使带了也不一定有时间去看,但是万一得闲呢?车上看两眼,饭后看两眼,也是聊胜于无。说不定工作、培训的间歇安排了自由活动的时间,那更是“贫儿暴富”般的美妙。

对于爱书之人来说,看书和看花一样,让人心情愉悦,甚至看书的心情比看花还要好。一朵花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姿态,而书里藏有百样人物、千种曲折,精彩至极。

书中风景胜过满山花色的另一个理由在于:一朵花只能记录一个季节,而一本书可以写尽无数个春天与秋天——书在不经意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丰富了人们的感知。

大千世界,朝夕变化,不会长出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会落下两滴一样的雨水。今年的风也许刮得就和去年不一样,今年的雪下得也和去年有所不同。然而人的寿命十分有限,精力也很有限,对世间万物的感知亦是如此。好在有书,借着书中作者的描述,我们可以领略他所看到的日光和月色,飞鸟与游鱼……捕捉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信息。书里有无数个春天,有无数朵花,无数棵草,有无数只鸟儿在鸣叫,无数尾鱼儿在嬉戏,自然而然地,看书的我们就拥有了比不看书的人更广阔的视野。

其实,一本书,无论是历史书还是地理书,看或者不看,对你的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不会让你一下子变得博学,也不会一下子让你变得富有,甚至还会耗费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牺牲许多玩乐的时间,但你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去看它,宛如看一个心仪已久的对象。这种情感上的迫切,不是出于某种目的,不是为了求得某个结果,而是想且愿意为之付诸行动。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时,那种看书的快乐是再多金钱也买不来的。

当你沉浸其中,读有所得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付出“物超所值”。因为书,你的视界被打开了,你的内心变得丰盈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成都七中: 一个激荡出璀璨生命之光的标签

夏应霞

在2020年令人焦灼的春天,为帮助成都七中完成《这块屏幕改变了命运》一书的编写,我们《教育导报》几个记者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百年成都七中资料和书稿中。一天,我偶然抬头,发现屋外春日暖阳却空无一人,心里猛然一惊:在生命蓬勃生长的春天,不是所有的时光都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雨露,能给予生命丰沛的营养;更不是所有的环境都能给人以肆意地吸收、学习、创造的机会和土壤……新冠疫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还有战争、贫困等,人的成长和时代的变迁并不会因之停滞,只有知识和教育在那些至暗时刻支撑人们坚定地克服困难,发展自我、看见他人、发现世界。

人生的春夏秋冬,中学时代是其中的鸟语花香的春天。“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进入成都七中,这多么让人遗憾!”这一念头冒出来之时,我暗自笑了。作为一个教育媒体的记者编辑,接触了很多成都七中的人和事,阅读了一摞摞资料,看到了更多鲜亮的生命和有趣的灵魂——成都七中已然成为这些人身上鲜明的标签,竟让一名旁观者泛起艳羡之情。

在2018年底刷屏的冰点周刊《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之后,我们反复讨论《这块屏幕改变了命运》书的结构,梳理要采访的人物,研究搜集到的资料,不停追问一个个问题——为什么是成都七中?为什么成都七中敢提“审是迁善,模范群伦,启迪有方”?为什么成都七中做成了“全日制远程教学模式”?……与其说我们试图在找成都七中的办学密码,不如说借此书稿为个体和群体的生命成长寻找解答。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闪烁着璀璨生命之光的七中人,他们身上有着七中的“文化基因”和“敢为人先”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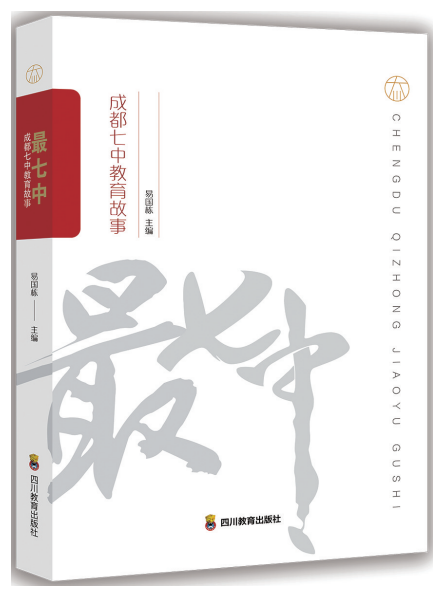
“一所卓越的学校,必有学术的传承。”为准备书稿,我们接触的一个有趣的人是80岁的查有梁教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是成都七中的物理教师,而后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教育专家。步入老年以后,仍保有旺盛创作能力的他写了一本《中学之精神》,2019年1月,他发表了《论“学

圣”扬雄与成都七中》。查有梁认为成都七中办学精神可从西汉扬雄的治学精神中得到启示,那就是:“和而不同,学无止境。”扬雄的“子云亭”就在成都七中前身“墨池书院”里。查老师说:“我的女儿查宇、儿子查星,都就读于成都七中,从初中到高中毕业。感谢成都七中老师的教诲。他们不是特别冒尖的学生,综合起来是平均水平的学生,但在他们的身上,我也发现有‘学圣’扬雄的‘文化基因’。”著作等身的查老也在“为什么是七中”这个问题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成都七中的知名校友非常多,不乏像王小川、周涛这样当前在学术界、科技界极具潜力和创造力的人,他们敢为天下先,敢碰硬骨头,在他们眼里没有“不可能”。在翻看资料中,成都七中校长、师生敢做的令人惊讶的事很多——“敢”,可能是成都七中的另外一个基因。

印象最深刻的“小鬼当家”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都七中进行“思想改造”,学校教职工全部集中封闭学习。学校当时面临很多工作,如建校工作、扩展校园、修建礼堂等,怎么办?“当时刘文范校长将学校的全部事情都交给我们学生会来做。我是学生会总务股长,所以就分管学校总务处的全部工作,既要管学校,还要当会计。办公地点就在墨池图书馆楼下的办公室内。另外还找包永林同学担任购房小组组长……他负责购买青龙巷靠学校那边的居民住房,还负责居民的搬迁工作。一切费用全由我负责买单。”在学生张纯清的回忆文章中,他说:“我当时只是一个15岁的普通初中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地接下了这份工作,直干到老师们‘思想改造’学习结束,才将工作交还给学校。”让学生来修学校,这件事有点像天方夜谭的事情真实发生过。让初中生挑起这副担子可能只有成都七中敢干、敢做,培养出的学生才敢于担当、敢为天下先!

捧起这本《最七中》,再次邂逅很多熟悉的面孔,成都七中让人艳羡的教师群体让“模范群伦”名至实归。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教师应该怎样当?



《最七中:成都七中教育故事》

作者: 易国栋 主编
出版社: 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年10月
ISBN: 978-7-5408-7122-2

校长易国栋开宗明义说:“我们不要‘见分不见人’的教育。”副校长毛道生说:“举重若轻的成都七中,乃是厚积薄发,已铸重剑。”教师杨元林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民,都和我有关》激起无数人的关注,他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不要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跟风、不媚俗,坚守人文滋养,立德树人,无问西东……

再讲一件巧事。因为写书稿,发现报社同事白纲正是《最七中》书中多次提到的白敦仁老先生的孙子。我和他聊起他爷爷,1956年,国学大家白敦仁委派到波兰华沙大学教授中文,并受到周总理接见,后放弃去北师大教书的机会,回到成都七中继续当一名普通中学教师。再后来,白老先生参与创办了成都大学,培养出了更多的国学和教育人才,泽被后世。

传承文化、敢为天下先、不跟风、不媚俗……成都七中人身上的标签是什么?这些词汇都是,却也都是,真正的七中精神渗透在他们的血脉里,在生命的某些时刻,有些璀璨的光芒会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照亮一段路,影响周围人。